

楔子

人狼一族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第二種人，可以人和狼兩種外貌出現，運動神經十分發達，擁有俊美的外貌和碧綠色的眸子。除此之外，人狼一族的男性皆與生俱有一種特殊天賦，據說是為了使其能夠保護所愛才受神靈賦予的能力。

農曆每個月十五晚上十二點正，每個人狼一族的成員都會無法抗拒地變化成狼形。他們擁有急速復原的能力，但是，銀子彈造成的傷口例外。

銀子彈是人狼唯一的弱點，不過，這可是祕密哦！知道的人並不多。

人狼也和人類一樣，文明且愛好和平，但最近，自古以來不斷糾纏人狼一族的「狩狼者」組織，行為卻愈來愈猖狂，人類與人狼的世界似乎即將因此再掀動盪……

第一章

「你要結婚嗎？你要生孩子嗎？」

倚敬辰自惡夢中驚醒，嚇出一身冷汗。這陣子大嫂好像當媒人當上癮了，時時刻刻都在鼓吹他和老頭子趕緊棄暗（單身）投明（結婚）。

老天，他都快要神經衰弱了。

他今年才三十一歲而已，幹麼急著結婚？更何況老頭子比他還大幾個月，要結婚也該是老頭子先才對。

唉～～說來是自己太傻了，前陣子大哥讓他回月夜島去通知族人關於「狩狼者」可能再度出現的事時，他就應該留下來跟族人一起做準備順便避難才對，怎麼會傻傻的回來，讓大嫂當標靶？！

抬手拭去額際冒出來的汗水，喘了口氣，瞄了一眼牆壁上的掛鐘。才八點而已，今天是星期日，又不用上班，他這麼早起床做什麼好呢？

掀開棉被才剛下床，門外便傳來一道尖細的聲音——

「倚敬辰起床了。」

聞聲，他的腿一軟，差點就癱在地毯上。是大嫂，她怎麼也這麼早就起床了？今天又想玩什麼把戲？

前一陣子，她居然異想天開地告訴他的每一任女友，只要誰能夠懷有他的孩子，就可以當上倚家的三少奶奶，享盡榮華富貴，害他差點被那群恐怖的女人拆吃入腹。

真是的，直到現在他還餘悸猶存，要是因此得了女性恐懼症的話，大嫂她可得負全責才行！

「倚敬辰，你再不起床的話，我就要破門而入了。」狄霏下了最後通牒。

他相信她是說得出做得到的人，隨即幾個跨步上前將門打開一道縫，探出頭，擠出滿臉笑容。「大嫂，我起來了。」他可不想毀了才新裝不久的門。

「嗯，這還差不多，快點梳洗一下，待會有節目哦！」狄霏滿意地點點頭，迅速轉移陣地，攻向另一層樓倚擎天的房間。

「呵呵！」倚敬辰幸災樂禍地望著狄霏的背影笑了笑。看來老頭子也逃不出大嫂的魔掌，挺公平的。

關上門，他旋身走進浴室梳洗。

咦！剛剛大嫂說什麼來著？好像……好像是說待會有節目？

節目？他有種不祥的預感，大嫂該不會打算讓他和老頭子去相親吧？這可不妙！

「哎喲，該死！」一個不留神，他的頰上便多了一道傷口，血絲緩緩地自傷口滲出，沿著臉頰流下。

盯著傷口看了半晌，他又繼續先前未完成的工作——刮鬍子，完全不把那刮傷當一回事，刮完鬍子後，臉上的泡沫一沖掉，頰上的那道傷口也跟著消失了，彷彿他從來不曾失手劃傷臉頰一般。

跨出浴室，他隨意找了件襯衫套上，褪下休閒褲後正準備穿上牛仔褲之際，房門突然被人打開。

倚敬辰怔了怔，也忘了該遮掩一下，而不速之客狄霏倒是反應很快。

「啊——」

她那一叫令他回過神來，他慢條斯理地把牛仔褲穿上，沒好氣地道：「親愛的大嫂，吃虧的人是我耶！妳尖叫個什麼勁啊？」他還在考慮是不是要她負責勒。

狄霏想了想，「對哦！」他說的也沒錯。

這時，倚廷洛也頂著一頭亂髮，裸著上半身出現在倚敬辰的房門口。他渾身上下有股說不出的性感，不過看他的樣子，顯然上一分鐘還在和周公下棋。

伸手爬了爬頭髮，他不明所以地問：「發生什麼事了？」他看不出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狄霏只是一個勁的猛笑，倚敬辰則是攤了攤手，一臉無奈。

倚廷洛的目光在兩人之間來回審視，「你們誰願意好心的告訴我，究竟發生什麼事了？」

「是大嫂啦！她對我有不良企圖！」倚敬辰唱作俱佳地嚷嚷。

「喔？她做了什麼？」倚廷洛滿不在乎的打了個大呵欠。只要霏霏安然無恙即可，即使天塌下來了，他也不在乎。

「她偷看我換衣服啦！我的貞操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險。」他說得煞有介事，臉不紅氣不喘。

「你的貞操？」狄霏無法置信地愣了一下，隨即爆出一陣大笑。「拜託，你是倚敬辰耶，你有那種東西嗎？」

倚廷洛的反應更直接，「應該擔心的是別人家女兒的貞操吧。」

「大哥，你這麼說就太傷我的心了，我一向都是守身如玉的。」

「守身如玉？」好不容易才止住笑的狄霏又忍不住笑出聲來，「這是我有生以來聽過最荒謬的笑話。」

「什麼嘛！」倚敬辰抗議。「我才不是在說笑，講的好像我出生就很風流似的，誰沒有第一次——」

「但絕對不是這一次！」狄霏懶得繼續跟他抬槓，直接說出目的，「別廢話了，待會我們要去打保齡球。」

倚廷洛僅是挑了挑眉，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我不去。」倚敬辰毫不考慮的一口回絕。

他對這種運動本就沒啥興趣，也不熟悉，加上最近大嫂媒人當習慣了，他愈常在她面前出現，就愈容易被當成目標，雖然現在也沒好到哪裡去，但能避就避的道理他還是懂的。

「不行。」狄霏也很乾脆地拒絕了他。

「我真的不想去嘛！」看到狄霏那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臉，倚敬辰連忙換個說法，「不然下次怎麼樣？」好吧！就算要去，也得先給他機會練習練習、惡補一下，帥哥是不能出糗的。

倚廷洛又打了個呵欠。敬辰又在作垂死掙扎了，而依照慣例，勝利的一定是霏霏，他有些無聊的看著眼前的兩人。

狄霏露出甜甜的笑容，緩緩地道：「或者你比較喜歡相親？」她手上還有一大疊名門淑媛的照片和資料，不介意花幾分鐘替他挑一位門戶相當、才貌雙全的美嬌娘，最好連擎天的對象也一併挑出來。

相親？！倚敬辰彷彿被燙著了般驚跳起來，「別開玩笑了，我哪需要相親啊！」愛慕他的女人可多著呢，如果被人知道風流成性的他跑去相親，他不就糗大了！

「當然。所以你不覺得多出去走走，替自己多製造一點機會比較好嗎？」她揚了揚眉，好整以暇地等著他乖乖豎白旗。現在爸媽不在家，長嫂如母，敬辰當然得聽她的，更何況廷洛也鐵定支持她。

頓時，倚敬辰像隻鬥敗的公雞，洩氣的說：「OK，我和你們去打保齡球。」如果可以，他寧願留在家裡睡大頭覺，作作白日夢也好啊，可惜……他美好的假日毀了。

「很好，待會餐廳見了。」話還沒說完，狄霏就被倚廷洛攙著出去了。

倚敬辰嘆了口氣，一抬頭就瞧見下樓來的倚擎天正望著他露出曖昧的笑。他沒好氣的斥責。「老頭子，你幹麼笑得那麼噁心巴拉的？」他敢說這傢伙早就在一旁觀看戰局了，不過聰明的沒現身。

「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倚擎天仍是笑得一臉古怪。

倚敬辰瞅著他，小心翼翼地開口，「什麼好消息？」通常老頭子所謂的好消息都有待商榷，他最好別高興得太早，免得樂極生悲。

「你的喜事近了。」他故意一字一字緩慢的說。

倚敬辰一愣，「喜事？」什麼喜事啊？咦？該不會是……不會吧！他搖了搖頭，一點都不想從先知的口中聽到這種不祥的消息。

他的反應讓倚擎天的笑容漸漸擴大，「也就是一——分享你的床的女人快要出現了。」

聞言，倚敬辰鬆了口氣，「分享我的床的女人早就出現了，這又不是什麼大消息，你特地來跟我說這個嗎？無聊。」睨了他一眼，他打算舉步下樓。

「等等。」

倚敬辰不耐的停下步伐，「又怎麼了？難不成分享我的床的男人也要出現了？」今天早上已經夠不幸了，他現在只想好好的吃一頓早餐，而不是耗在這裡聽老頭子哈拉廢話。

「最慢今年年底你就會步上紅毯的另一端，我保證。」他對自己的預言有信心，不過，只怕敬辰會吃上不少苦頭。

「年底我會結婚？」倚敬辰錯愕地指著自己。他是有好幾個女朋友啦，但是他壓根就沒動過結婚的念頭，也才會這麼排斥大嫂作媒，所以怎麼可能會在年底結婚？

「沒錯。」就知道他一定不信，不過事實會證明一切的。

「不可能。」倚敬辰斬釘截鐵的說。

他不是質疑擎天的預知能力，但是他真的無法相信自己會在今年步入禮堂，現在都五月了，八字還沒一撇，這樣他年底是要跟誰結婚？

「信不信隨你。」倚擎天照樣笑著，碧綠色的眸子裡寫滿認真，「只是有句話我想提前跟你說。」

「快說，我肚子餓了。」他幾乎可以聽見肚子發出的咕咕聲了，比起那些胡話，吃飯還比較重要。

倚擎天突然伸手緊緊握住他，笑容異常的燦爛，「恭喜你，恭喜。」聲音異常的嘹亮，簡直到了有些刺耳的地步。他迫不及待想看到這風流小子自食惡果！

倚敬辰火速甩開他的手，「恭喜個頭啦！你在發什麼神經啊！」再被老頭子洗腦下去，他鐵定會以為今天就是自己的洞房花燭夜。

為了不再聽對方的詛咒，倚敬辰彷彿身後有惡鬼追趕似地衝下樓，連一秒也不敢停頓。

呵呵，他還是頭一次看見敬辰這麼狼狽的模樣！倚擎天好笑地注視堂弟落荒而逃的背影，隨即慢條斯理地尾隨他下樓，穿過走廊往餐廳走。

他想，這會敬辰大概把他列為拒絕往來戶了吧。

走進餐廳，倚擎天發覺偌大的餐桌邊只有幾個人，廷洛和狄霏、敬辰再加上他，四個人而已，其他人呢？

看出他的疑問，倚廷洛淡淡地解釋。「我爸媽上公園打太極拳，仲君和吻雨去看畫展，右司到醫院去陪念荷，左司和晨希則是帶思晨去看醫生。」所以，結論就是只剩下他們四個人。

倚擎天了解地點點頭，故意對倚敬辰投射過來的殺人目光視若無睹，悠閒地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待會就我們四個去打保齡球？」

「就我們四個，不然還會有人要軋上一腳嗎？」狄霏邊吃早點邊說。

她最近迷上打保齡球，還練出一手好成績，如果不乘機表現一下，豈不是太對不起自己了。

「那小軒和小愛呢？」她捨得把一對寶貝兒女丟在家裡嗎？

狄霏喝了口鮮奶，「他們到外公家玩了。快點吃早餐吧！」

倚敬辰仍是死命地瞪著倚擎天不放，一臉警戒。他很怕擎天又亂說話，尤其是在這種場合。

轉了轉眼珠子，狄霏的視線在兩人之間來回，看他們一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樣子，肯定有鬼。「你們兩個怎麼了？」她注視著倚敬辰。

「沒事，沒事。」他趕緊收回目光，疊聲否認。

大嫂那麼愛湊熱鬧，要是讓她知道了，搞不好會在他的身上貼「年底跳樓大拍賣」字樣的紅條，徹底把他推銷出去。

狄霏又把目標轉向倚擎天，「你們真的沒事嗎？」

「我是沒事啦！」臉上掛著笑容，倚擎天語帶保留的斜睨倚敬辰，「不過他就……」

「閉上你的嘴，老頭子！」倚敬辰咬牙吼了一聲。他早該猜到老頭子的嘴是廣播電台，尤其是關於倚氏族人的婚姻大事，絕對會四處放送。

他異常的舉動反倒引起狄霏更大的興趣。「有什麼我不能知道的事嗎？」

「大嫂，我想說，可是敬辰不讓我說。」倚擎天眨了眨眼睛，故作無辜。「那可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好消息，值得大家舉杯慶祝。」

「是嗎？」那麼她更應該知道了。「敬辰，你是自己要來向我告解，還是由擎天說？」她只給了兩條路。

倚敬辰苦著一張俊臉，「我能不能都不要？」為什麼一定要二選一？

「不行。」狄霏斬釘截鐵地否決了他的提議，她想做的事一向都沒有人可以阻止。

倚擎天笑咪咪地睇著倚敬辰，「我幫你說，如何？」他很少這麼好心的。

倚敬辰粗魯地拿過一份報紙在眼前攤開來，打算來個眼不見為淨，「隨你。」預言又怎樣？只要無心結婚，誰也沒法勉強他，嗯……就這麼辦。

「敬辰這小子紅鸞星動了哦！最遲今年年底就會——」倚擎天毫不拖泥帶水的宣佈，不過，他的話只說了一半就被打斷。

「今年年底他就會結婚了，是不是？」狄霏喜形於色的接下他的話。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敬辰的確需要一個老婆來管管他。

雖然倚敬辰想假裝不在意，但他仍下意識的注意狄霏的一舉一動，瞧她笑得那麼開心，他心就涼了大半。

是，他可以不相信預言，但他可管不住大嫂的行為，有了預言，大嫂肯定會更熱衷於替他作媒，等同於更熱衷替他找麻煩，他完了。

「敬辰。」

她突如其來的叫喚嚇了倚敬辰好大一跳，手中的報紙也因此被撕成兩半。「大嫂，有事嗎？」他尷尬地將手中被「分屍」的報紙折疊起來。

「你有心儀的對象了嗎？」她勾起唇角，綠色的眼眸中滿是算計。

「通常是別人愛上我比較多啦！我很少動情的。」倚敬辰調整了一下心情，吊兒郎當的態度又再度回到他身上。

短期內他最好和那些紅粉知己保持距離，不然要是被大嫂抓到把柄，那多划不來！

雖然他說的百分之八十是事實，但是看到他欠扁的樣子，狄霏就忍不住想吐槽。

「你別那麼不要臉行嗎？」

他一臉無辜，「我已經盡量謙虛了。」

左右張望了一下，確定沒有第五者留在現場後，狄霏對著他無聲說了兩個字。

「什麼？」倚敬辰凝神看著她的唇形，試著學她的唇形把話說出，「放……屁。」話一出口，他才發覺上當了。

狄霏笑得厲害，這一回那些不雅的詞彙可不是從她的嘴裡吐出來的哦！

接收到老頭子和大哥投射過來的指責目光，他只能擺出委屈的樣子，「不是我的錯，是大嫂設計我的。」

「不用說了，你真沒衛生！」倚擎天放下刀叉，「光聽你說話我就飽了。」哪有人會在用餐時說出這種既沒衛生又沒營養的話來，真受不了他！

「既然吃飽了，那就走吧！」

「我還沒吃飽，你們先去好了，等我吃飽了再去和你們會合。」倚敬辰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利用的藉口，死也不肯和他們上保齡球館。

狄霏一臉懷疑地瞅著他猛笑，她哪會不知道他的伎倆。「想都別想，走了啦！」

他為什麼如此排斥上保齡球館？莫非……「敬辰，你不會打保齡球啊？」

「妳認為天底下有什麼事可以難倒我這百年難得一見的大帥哥嗎？」倚敬辰一點也不覺得不好意思。

狄霏翻了翻白眼，「我真服了你。」一直以來，他的臉皮之厚始終讓她佩服不已。

「謝謝誇讚，那後會有期。」說著，他打算溜上樓。

「你吃飽啦！那走了。」她抓住他的後領，完全不給他任何機會。

看來大勢已去，倚敬辰在心中嘆了口氣。

倚敬辰一行人才跨進保齡球館，立即引來許多驚豔的目光，俊男美女的組合像明星似地吸引所有人的視線。

此起彼落的球瓶撞擊聲刺激著倚敬辰的每一根神經，他不斷安慰自己，那看起來很簡單，讓球滾出去而已，他應該也沒問題……雖然他一點把握也沒有。

依照順序，先是倚廷洛，再來是狄霏和倚擎天，最後終於輪到他上場。

「小子，該你了。」倚擎天蹺起二郎腿，優哉游哉地擺了下手。

倚敬辰站起身，「你們先打吧！我去一下洗手間。」他還不死心，尿遁是個不錯的方法，而且成功的機率很大，值得試一試。

「打完再去！」狄霏也不比他笨。

她真不明白敬辰的腦袋瓜子裡在想什麼，不過是打個保齡球嘛！又不是叫他跳火圈，吞火球，幹麼處心積慮地想落跑？

「好吧。」認命吧。

倚廷洛適時地開口指點。「用拇指、中指、無名指抓住球，走個幾步彎腰把球拋出去就行了。」真不愧是親兄弟，他一眼就發覺問題出在哪。

頓時，狄霏捂著嘴悶笑，原來敬辰真的不會打保齡球，難怪死活不肯上場。

橫豎只是丟個球罷了，小 Case 嘛！倚敬辰抓了一顆十四磅的球站上走道，準備

依樣畫葫蘆地把球拋出去，不料才走沒兩步，腳底一滑，就這麼跌了一跤，手中的保齡球也順勢往後，朝倚擎天所坐的位置飛去，想當然耳，他跌倒的姿勢會有多不雅。

倚擎天反應迅速，從容不迫地將飛上半空中朝他砸下的保齡球給穩穩接住。幸好他的反應迅速，不然那重達十四磅的球可是會砸死人的。

他誇張地叫道：「小子，你想謀殺嗎？」臉上佯裝出的驚恐表情更教人噴飯。

但跌坐在地的倚敬辰才管不著他的表情，他懊惱得恨不得有個地洞可以鑽，連站起來都懶了。

忽然，他聞到一股淡淡茉莉花混合青草香的氣息……

「先生，你還好吧？」

倚敬辰循聲往上看。入眼的是一張很漂亮的臉，雖然漂亮的人他看得多了，但那雙活靈活現的大眼睛卻特別讓人印象深刻，好像會說話似的，但真正教他驚豔的卻是她身上自然散發的清香味。

身為人狼一族，有些特色是所有族人共通的，例如很好的運動神經跟極佳的復原能力，但也有些才能是天生的，像右司的好眼力、二哥的怪力，而他，是族裡公認嗅覺最敏銳的，雖說叫自己狗鼻子糗斃了，但事實的確是——他光靠氣味，即便閉著眼睛也能知道站在面前的是誰。

所以他對女友的挑剔大多是每個人身上散發的味道，他討厭人工香水、化妝品的味道，淡香、淡妝還好，但使用過度的人，只讓他覺得在跟化工產品交往，不過眼前女子的味道很對他的味，那股清香不會讓人覺得膩。

「先生，你站得起來嗎？」女子略微擔憂的聲音打斷倚敬辰的思緒。

「呃、我很好，謝謝妳。」他順勢搭上她伸出來的手，自光滑的走道起身。

「不客氣。」管御夏待他站穩後縮回自己的手，轉身走向她的位置。

原來她是隔壁球道的，天啊！倚敬辰的俊臉倏地漲紅，他居然在美女面前出糗，丟臉丟到外頭來了！

他走回椅子上坐定，假裝鎮定，但心裡覺得丟臉透頂，真是糗斃了。

倚廷洛率先爆出一陣大笑，繼而是倚擎天，這兩個人完全不顧形象和手足之情地捧腹大笑，而狄霏卻……毫無動靜。

大哥和老頭子真沒有同情心，把他們的快樂建築在他的痛苦上，反倒是大嫂比較仁慈，倚敬辰感動的轉頭朝狄霏看去，這一看可看出問題來了，原來狄霏是笑到出不了聲，此刻正喘著氣，真過分！

「肚子……好痛，我不行再笑了！」狄霏喘著氣說，隨即又克制不住地笑了起來，「哈……」

「很好笑是吧？你們盡量笑吧！」倚敬辰懊惱地獨坐一旁，不理會任何人。

這算哪門子的自己人嘛！還不如一個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咦！他轉頭朝右邊瞧去，卻沒看到之前對他伸出援手的美女。她走了……沒來由的，他的心裡生起一股淡淡的失落感。

他的腦海中還留有她的殘影，可惜對方似乎沒將自己放在心上。一直以來，他對

自己的外表都有著深厚的信心，畢竟在大部分女人面前他都很吃香，雖然剛剛跌得很拙，但應該還是帥的吧，那……為什麼她一點反應都沒有？

老實說，這令他的自信心有了一個小小的缺角，難道他的魅力不如從前了嗎？不會吧，他才三十一歲而已！

後來，不管其他人再怎麼慫恿，倚敬辰就是死也不肯再上去打球……

第二章

管御夏冷著一張俏臉將手上的辭職信放到總經理的辦公桌上。「我要辭職。」她已經打定主意，也打算明天就不再來上班了。

她知道自己的能力很強，雖然實際上是為了不讓人把她當成花瓶，她很努力學習來的，所以如果可以，她也不想就這樣放棄現在的位置，然而她的忍耐已經到達極限了，試問有哪個人可以長期忍受辦公室騷擾？她寧可另謀出路。

「為什麼？」總經理的眼中閃過一抹驚詫，但更多的是不甘。

「希望你可以批准。」她並沒有針對他的問題給予回答，畢竟她去意已堅。

「是因為我嗎？」他站了起來，自辦公桌後走到她身前。

她退了一步，皺起眉頭看著他。

他不死心地又問：「我的追求造成妳的困擾了嗎？」自他接受邀聘回國就任總經理一職以來，便對她一見鍾情，他覺得外表出色、工作能力又好的她，僅屈就祕書一職太大材小用了，不如跟在他身邊，當他專屬的女人更適合她。

管御夏定定地注視著他，「是的，沒錯。」既然他執意想知道，她就老實回答。

「妳就真的這麼討厭我？」

她的手指頂了下鼻梁上的黑色細框眼鏡，「想聽真話還是假話？」其實她的視力好得很，即使沒有二點〇也有一點五，鼻梁上的平光眼鏡是為增加書卷味，順便遮掉一些爛桃花而戴的，不過顯然效果並沒有太好。

聽她這麼一說，他已經知道答案了，但就是不死心的想聽她親口說。「當然是真話。」

「討厭是談不上，不過你是白費心思了。」她對他沒有那種感覺。即便在別人眼中她已屆拉警報的年齡，但她並不急著把自己嫁出去，寧缺勿濫，一個人生活也很好。

「連一點點的機會也沒有？」他並不是一個會輕易放棄的人，所以追了她近半年，沒想到竟是一點成效也沒有，挺令人洩氣的。

「沒有。」管御夏果決地回答。

他難掩失望的表情，「那麼，若是我保證事情到此為止，妳是不是肯打消辭意，繼續替我分憂解勞？」既然當不成情人，至少他希望把她這個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留在身邊，讓她離開一定會是他的一大損失。

管御夏搖了搖頭。

他的心涼了半截，「我真的希望妳能夠留下來幫助我。」

她還是搖頭，「Miss 李可以接替我的位子，該交接的我也已經交接完，今天是我最後一天上班。」其實她給過對方機會，但他真的太纏人了。

最後一天？！「沒有轉圜的餘地？」

「沒有。」

「難道是別家公司挖角？」

「不是，我只是想休息一陣子。」他還真有聯想力啊！

「那麼留職停薪，如何？」他就是竭盡所能地想留下她，這種特別待遇是她才有，別人還沒有這種機會。

「謝謝你的好意。」她不會改變主意的。「九點半有一個幹部會議；十點半得去接機，美國方面的代表是歐馬利先生；風雲公司的林珊小姐希望和您共進午餐，順便洽談合作事宜；下午三點有一個會報要主持，還有，令堂打電話來要您下班後回家一趟。」一口氣唸完這麼長一串話，她卻沒有任何停頓或吃螺絲的地方。

「沒有其他事了？」

「嗯，那我先回去工作了。」管御夏面無表情地點頭，而後轉身退了出去，不讓他再有開口挽留她的機會。

剛回到座位上，好友兼同事的李雲妮便立即將椅子滑到她身邊。

「小夏，妳真的遞辭呈上去啦？」她壓低聲音，「我不想和妳分開啦！」雖然她可以經由小夏的推薦升職為總經理祕書，可是她不想小夏走。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不過即使我辭職了，妳還是可以到我家玩啊！」管御夏邊整理待會開會要用的資料邊道。

兩人雖是在職場上認識的，雲妮卻是她唯一談得來的好朋友，要離開這裡她也覺得很可惜，但這是最好的方法了，她不希望上司總用異樣的眼光看自己。

「可是……」

「別再可是了，妳再混下去的話，搞不好今天下午就得和我一起走了。」管御夏半開玩笑的說著，順手將對方的椅子推走。

被推走的李雲妮又滑向她，「那也沒什麼不好啊，好吧，我跟妳走好了。」

「少來了，我可養不起妳！」她瞥了好友一眼。「好了，別玩了，別忘了妳可是我推薦的人，別讓我完美的工作紀錄染上污點喔。」

自己會推薦雲妮是因為她的能力足以勝任這個職位，無關乎她們之間的友誼。

「知道了，管祕書。」李雲妮對她扮了個鬼臉。

管御夏微微揚起嘴角，露出一朵令人驚豔的笑容，不過她桌上的電話也同時響了起來，電話彼端傳來總經理的聲音。「管小姐，麻煩妳進來一下。」

「好的。」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今天雖然是她最後一天上班，她還是會克盡職守。

管御夏起身走向總經理辦公室，但手腕又被李雲妮拉住，她漾開笑容問道：「為了慶祝妳脫離魔掌，今天晚上去打保齡球怎樣？」

「知道了。」雲妮最近剛學打球，有興致得很，想到以後兩人想相聚就沒那麼容易了，管御夏當下便答應。

「管小姐——」

一聽聲音，李雲妮連忙放開管御夏的手，「快快快，魔王在催了，大概是想到新

招數要留妳下來了。」

管御夏無奈的走進總經理辦公室，無奈的想，還好是最後一天面對他了。

倚敬辰逃難般地逃到自己的車上，同時間也有另一個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坐上副駕駛座。

他不用轉頭看也猜得到來者何人，除了人狼一族的先知之外，不可能是其他人了。「老頭子，你幹麼？」

「逃難啊！」倚擎天誇張地喘了口氣，「你怎麼知道是我？」他又沒有轉頭看……莫非他也可以未卜先知了嗎？

「家裡只剩我和你還是單身貴族，大嫂的目標全擺在我們兩個身上，會這麼慌慌張張逃出來的人除了我以外，就只有你啦！」不過，這老頭子想逃到任何地方都沒關係，即使挖個洞把自己埋起來也好，何必一定要逃到他的車子上來？「我是要出去耶！」

「我知道。」

「那你還不下去？」

倚擎天仍是老神在在的坐著，像是屁股上了強力膠似地動也不動。「我打算和你同進退，不論你要上哪兒去。」

「你……」哪有人這樣子的！

「我跟定你了。」

倚敬辰眯著眼，考慮該不該直接把人踹下車去。

「你再不開車的話，我們就要落入姥姥的手中了。」倚擎天眼角餘光瞟見狄霏正走出大門四下張望，立刻提醒。

「什麼？」聞言，倚敬辰一驚，朝後照鏡瞄了一眼，果然看見狄霏正邁開大步朝這兒來。

這下不跑的是呆子！「繫上安全帶，坐穩了。」他火速發動車子，一口氣將油門踩到底，車子立即像箭一般飛射而出，把狄霏的叫聲遠遠拋在後頭。

車子行駛了好一段距離後，倚擎天終於忍不住開口了，「我們要上哪兒去？」

「待會就知道了。」

「先說一下嘛！」對方愈不說，他愈是好奇。「說啦、說啦！」

「你幹麼這麼急著想知道？不是打算跟我同進退嗎？到哪都沒差吧。」倚敬辰漫不經心地瞄了他一眼，拿他的話堵他。

倚擎天瞅著他，開始擔心了，「你該不會是要去和女朋友幽會吧？」

和女朋友幽會還讓這老頭子同行，也未免太沒情調了吧！「我是要上保齡球館。」索性說出來，他的耳根也落個清靜。

呼！倚擎天鬆了口氣，他可沒有看實境A片的嗜好……不過，敬辰剛剛說什麼來著？他要去保齡球館？！

愣了兩秒，倚擎天條地睜大綠眸，「你要去保齡球館？！」這男人還有勇氣上保齡球館，這倒挺令他感到訝異的，他可永遠忘不掉之前敬辰第一次打保齡球時所出的糗。

「怎麼？不行嗎？」倚敬辰惡狠狠地瞪著他，彷彿只要他敢說不行，馬上就會把他踹下車。

開車的人最大，自己的命可還掌握在他手中呢。倚擎天攤了攤手，「我沒說不行，你別那麼敏感。」他還不想英年早逝，在這時候和敬辰鬥嘴太不智了。「你專心開車。」

悶哼一聲，倚敬辰這才滿意地將視線調回正前方。

一抹不明顯但很刻意的笑容掛上倚擎天漂亮的嘴角，慢慢、慢慢地擴大，但專心開車的倚敬辰並沒有發現，他只想著要多找機會練球，在下次狄霏約打球時一雪前恥。

剛停妥車子，他就發現老頭子坐在位子上笑得有點癡呆，就連目的地到了也不知道。

「你笑什麼？」倚敬辰沉著臉問。總覺得不是好事。

倚擎天回過神來，瞧見對方陰沉的臉色，連忙斂起笑容，「沒什麼，沒什麼。」他只是一想到敬辰獨對保齡球沒轍，就覺得好笑。

「下車了啦！」倚敬辰繞到後座去取專屬的球具，不想再理他。

連球具都買齊全了，看來他真打算下一番苦功。唉～～這就是倚敬辰啊！看起來什麼都不在乎、神經神經、吊兒郎當的樣子，但固執起來又比誰都認真，不達目的誓不放棄。倚擎天負著雙手走在他身後。不曉得他的球技進步多少？

跨進保齡球館，倚敬辰習慣性地先梭巡一道他僅見過一次的身影，他一直希望能再見到那個對他伸出援手的女人，可惜，他的願望還未實現。

那個女人就像消失了一般，他根本無從找起，雖然他自己也不清楚找到她以後要做些什麼，反正他就想再見她一面，所以才會選這家保齡球館作為練球的地方。

「你在找人嗎？」倚擎天的聲音突兀地響起。

失望的神色在倚敬辰臉上一掠而過，卻被他及時捕捉到了。敬辰想找什麼人嗎？這倒引起他極大的興趣來了。

「你別亂猜，我哪有要找什麼人，打球了啦！」

一聽他要打球，倚擎天連忙猜想自己是不是該離他遠一點，免得球又從天而降，然而在瞧見他拿起的球後，他就更後悔跟來了。

這真是不智之舉，又是十四磅！敬辰專用的球重達十四磅，砸到人的話，絕對會腦袋開花的，他可不見得能像上次一樣閃得開。

「我是不是該坐遠一點？」

聞言，倚敬辰回頭瞪了他一眼，皮笑肉不笑地道：「現在滾回去不是更安全？」基於同族的情誼上，他不能丟下他不管。「我得留下來當日擊證人。」

「日擊證人？」他不明白。

一看他上當，倚擎天笑了起來，「我有義務留下來證明你是過失殺人而非蓄意謀

殺。」

倚敬辰差點氣炸了。「你最好閉上嘴，否則難保我不會過失殺、了、你！」他笑裡藏刀，擺明了是危言恐嚇。

貓有九條命，他可沒有，所以倚擎天乖乖閉上嘴了。

「上了年紀的人果然比較嘮叨。」倚敬辰大聲咕噥，一點也不怕他聽見，不過顯然他忘了一件事——他自個兒也只比倚擎天小幾個月而已。

出乎倚擎天的預料，倚敬辰第一球就打了個 **Strike**。

大概是瞎貓碰到死耗子——矇中的吧！倚擎天直覺如此認為。

「如何？」倚敬辰一副「我很厲害吧」的表情斜睨他。

或許他還稱不上高手，但至少他的球已不會再飛上半空中或者砸到人，更不會投奔自由到隔壁球道去了。

見到此情此景，倚擎天也只好勉為其難地說出與心意背道而馳的話來，「沒想到士別三日刮目相看啊！」

「好說，好說。」意思是表達謙虛，可是倚敬辰的口氣卻一點也不，「該你了。」倚擎天走上前去擦球。

看對方要拋球了，倚敬辰抓緊時機，很故意的問：「喂，老頭子，你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成家嗎？」

那個問題讓倚擎天的第一球洗溝了。什麼時候成家他不知道，但他可以預見的是這下子敬辰會更臭屁了。

「不知道。」果然，他才一轉身，便看見笑得有些變形的五官。

「士別三日我也對你刮目相看啊！」倚敬辰笑得猖狂，把他之前說的話回贈給他，「你變爛了。」

還說呢！他可是罪魁禍首！倚擎天懶得搭腔，瞄了他一眼，隨即準備打第二球，不過身後放肆的笑聲依舊清晰地傳入他耳裡，真是小人得志。

倏地，倚敬辰不經意地瞟見櫃台處有一個他朝思暮想了好久的人影。

沒錯，是她！他絕對不會認錯的，他等了好久！

他的確不相信一見鍾情，但不能否認她身上的清香味讓他難忘，他只是想試試，也許再認識的深一點，他對她就沒感覺了。

「喂！喂！」發現他在發呆，倚擎天高聲叫喚，可惜對方充耳不聞，他只好順著他的視線望去，瞧見一個身材高挑、面貌姣好的女人，不過感覺上是良家婦女型，不像敬辰會招惹的女人。

畢竟敬辰風流歸風流，但很懂得遊戲規則，他只跟玩得起的女人來往。

那麼，他現在看得雙眼發直又代表什麼？該不會真對人家有興趣吧？倚擎天再度朝那女子投去一瞥……咦！她好像……腦中急速掠過一些影像，他努力想找出一點頭緒來。

啊！她不就是之前敬辰跌跤時，對他伸出援手的女人？！

他還來不及有任何表示，敬辰已經迅速起身尾隨人家而去。

倚擎天莫可奈何地搖搖頭，沒法子，他也只好跟過去了。

管御夏取出球，彎腰將球袋放置在椅子下，等著上場打球。

「小夏、小夏，有個英俊得要命的男人朝我們這邊走來了耶！」李雲妮一雙眼睛直勾勾盯著走來的男人，這種罕見的帥哥可不是想看就看得到的。

新時代的女性該懂得把握機會，她正在考慮該怎麼做才能引起他的注意，是要假裝不小心撞到他還是假裝跌倒，然後緊緊抱著他不放？

「那又怎麼樣？」管御夏興趣缺缺。她對帥哥免疫，不，嚴格來講，她對帥哥沒有好感，她遇過太多輕浮的帥哥了，因為他們太容易得到女人的關注，所以學不會珍惜，她討厭這些輕易把別人的情感踩在腳下的人。

「喂！喂！他真的很帥！高大英俊、風度翩翩、氣質出眾……」李雲妮如癡如醉、滔滔不絕的說著。

「我們是來打球的，人家長得再帥也與我們無關。」她開始擔心雲妮是不是會像餓狼瞧見食物一樣猛撲上去，這樣受傷的只會是自己。「好啦，別看了，注意形象。」

「形象？！形象一斤值多少錢啊！」李雲妮的視線仍黏在那名帥哥身上，「啊——他真的朝我們走過來啦！怎麼辦？怎麼辦？」他會不會是對她有意思，想過來跟她搭訕？

「拜託，妳又不是沒見過男人，更何況長得帥的男人都很花心的。」

李雲妮嘴張成O字型，完全沒把好友的話聽進去。他……他真的走過來了，後頭還跟了一個絲毫不比他遜色的美男子，他們兩個的外表同樣俊帥，還都擁有一雙綠色的眸子，應該是混血兒吧。

管御夏拿她沒轍，雲妮什麼都好，就是對俊帥的男人沒有免疫力。

她決定別管這事，自顧自的伸展四肢，熱身準備。

「小姐，妳還記得我嗎？」

這聲音近在咫尺……管御夏緩緩回過頭，卻意外和一張俊帥的臉靠得極近，她吃了一驚，反射性地往後退。

「你是誰？」她口氣夾帶著一絲防衛，顯得不怎麼友善。

「妳不記得我了？」姑且不論那驚天動地的一跤，光他出色的外表也該令她記憶深刻才是。「真的不記得我了？我們之前見過一面啊。」這個殘酷的事實對倚敬辰的打擊不小。

這人真是囉唆，不記得就是不記得嘛！管御夏皺起了眉頭。

「我想你認錯人了。」她沒啥好口氣。這人只是想搭訕吧，思及此，她對這個人更沒好感。

「小夏、小夏。」李雲妮頻頻朝她擠眉弄眼。

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不是常有的，她居然把好運往外推？天啊！她真想和她交換身分。

管御夏不理會她的暗示，照樣冷冷的看著倚敬辰。

「我沒有認錯人，」他對自己的眼力十分有信心，對自己的嗅覺更有信心，雖然只有一面之緣，但她身上的茉莉香他可不曾忘記。「之前我在這裡跌了一跤，妳還扶了我一把，記得嗎？」為了喚起她的記憶，他不得不重提那件糗事，這下子她總該想起來了吧！

「對不起，我沒有印象。」認定了對方只是在找藉口搭訕，管御夏隨口回答。怎麼會這樣？！倚敬辰欲哭無淚。

倚擎天則是努力憋著笑，原來敬辰也有這麼一天啊！人家小姐對他完全免疫，也不買他的帳，有好戲看嘍！

「忘記了沒關係。」倚敬辰仍不死心，「我是倚敬辰，請問妳的芳名？」

「我不想知道你的名字，請直接說明來意。」管御夏的眉頭皺得更緊了。

倚擎天不由得為這個陌生女子的言行喝采，這樣正好讓敬辰明白不是每個女人都吃他那一套。

她的直接和不假辭色著實令倚敬辰反應不過來，呆怔了好半晌。

「小夏，妳別這樣嘛！」李雲妮忍不住同情起對方來，她相信小夏絕對是他有生以來遇到最難纏的女人。

管御夏擺明了不打算改變態度，照樣冷著一張臉。「先生，如果沒別的事了，請不要妨礙我們打球。」

「有事，當然有事。」

聞言，她不得不再度轉身面對他，「你還有什麼事？」她真搞不懂這人究竟要做什么。

她的冷淡益發激起倚敬辰的挑戰慾，「我還沒跟妳好好道謝，一起吃個飯怎樣？」

「不用了，你現在已經謝過了，再見。」她的態度依舊冷得可以，逐客的意思很明顯。

他從沒遇過對他如此冷淡無情的女人，一時之間還真有些無所適從，不過他並不氣餒，「那我們可以做個朋友嗎？」

管御夏冷冷橫掃他一眼，「不行。」他這個人還真不是普通的麻煩。

「為什麼？」他真的不懂，難道過了三十歲真的會魅力大減？

「我不喜歡輕浮的男人。」她話說得毫不留情，努力想擺脫他的糾纏。「像你這種男人。」

輕浮？！「妳對我一定有誤解，我不是一個輕浮的男人，妳應該多給彼此一些時間和機會互相了解，妳就會明白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了。」她大概是把他的風趣錯當輕浮了吧！一定是這樣的，倚敬辰自我解釋。

「不必了，聽你說這種話就能完全證實我的看法，況且你是哪種人都和我沒關係，現在可不可以請你離開，讓我跟朋友好好打球？」

很好，這女人打算跟他槓上了！

向來在女人堆中無往不利的倚敬辰第一次受挫，他頓時忘了找上管御夏的初衷，只想著一定要這女人拜倒在他的西裝褲下。

「可以。」他非常爽快地答應，不過他並不是一個會輕易放棄的人。「待會見。」

撂下那句話後，倚敬辰便瀟灑的轉身離開。

待會見？他又在打什麼主意？管御夏突然覺得頭開始疼起來。她怎麼老遇上這種人？

倚擎天笑了笑，朝她們微微頷首後便轉身尾隨倚敬辰離去。雖然他並不清楚接下來敬辰將採取什麼行動，不過他敢說這個奇女子讓敬辰碰的釘子數目恐怕拿來蓋高樓都綽綽有餘。

不到三分鐘，管御夏便知道那個厚臉皮的輕浮男子做了什麼，他請服務員替他們更換球道，換到她們隔壁。

真是不幸。

更不幸的是她今天的球友是對帥哥沒轍的雲妮，人家一搬到隔壁，多聊個兩句，就把她出賣了！

「妳叫管御夏吧？小夏，請多多指教！」倚敬辰一副有禮的樣子要跟她握手，心裡則是樂開了。

果然，先從她朋友那裡下手是對的。

請服務員換完球道後，他刻意跟李雲妮攀談，提議兩組人交叉比賽增加打球的樂趣，知道李雲妮也是新手後，隨即說出自己也是新手，建議一個帶一個，所以他如願跟管御夏同一組，當然，連她的名字都是從李雲妮那問來的。

而如他所料，管御夏雖是冷冰冰的樣子，但很重朋友，看到李雲妮興致勃勃，多跟她求了兩句，管御夏就答應了，可惜的是一對著他的樣子還是萬年冰山。

「多多指教。」基於禮貌，管御夏回握了手就馬上放開，但口氣卻是掩不住的不爽，「但我們沒有很熟，倚先生請叫我管小姐就好。」

已經有心理準備的倚敬辰對她的疏離視而不見，自顧自的聊了起來，「喔，小夏啊，聽雲妮說妳剛辭職，未來有什麼打算嗎？有想找什麼類型的工作嗎？」

她總算見識到了，這男人比她的前總經理還厲害，真不是普通的厚臉皮，他的皮肯定是鋼筋水泥做的！

「沒什麼打算，不想找工作。」她擺明了不打算繼續話題。

「這樣啊，像妳這樣的想法，最適合一種工作了。」他勾起唇角，露出曖昧的笑。正在擦拭洗球機上的球，管御夏聞言愣了一下，「什麼工作？」

「人妻啊！」倚敬辰刻意眨了一下眼，通常愛慕他的女人都會說「很可愛」，但顯然管御夏不是那些女人。

只見她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隨即拿起球，幾個跨步、彎腰、屈腿，動作漂亮又標準的把球拋出，球在球道上又穩又直的行進，一顆球就讓十個球瓶全倒。

男人通常是好面子的。她試過很多次，在他們被她的外表吸引後，如果冷淡不能驅走那些蒼蠅，那至少強勢可以，工作能力強、人脈更廣、會說多國語言等，她遇過一個死纏她的男人，只因為自以為厲害的法文沒有她說得流利，就悻悻然的離開餐廳，再也沒聯絡。

而她也相信一顆讓球瓶全倒的球，能讓眼前這個自以為有了專用球具就能耍帥的男人知難而退，可惜，倚敬辰不是她以前認識的那些男人。

看她露了漂亮的一手，倚敬辰不僅沒離開，還不要臉的湊上前，「小夏，妳好會打球，跟妳同一組果然是對的，教我吧。」他繼續賣弄吸引過無數女人的閃亮亮笑臉。

管御夏的臉黑了大半，「沒什麼好教的，你走到前面把球丟出去就可以了。」她指著球道前的走道，接著旋身走回座位。

倚敬辰也不放棄，涎著笑臉把她從椅子上拉起來。

「你幹麼啦？」敵不過男人的力氣，管御夏被拉起身，氣急敗壞的問。

「小夏，妳球打得很好，教人卻很不在行。」說著，他將她往前推，身體貼在她身後，隔了一些距離，卻是可以感覺到彼此氣息的距離，他說話的氣息就吐在她後頸，「教人要像這樣，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教，來，先假裝手上有球。」

他讓管御夏做出捧球的樣子，自己的右手則是自然的貼上她的，左手順便厚臉皮地握住她的左手，「好，往前走……」他真的很喜歡她身上的清香。

他的聲音帶有蠱惑人的力量，管御夏當下還真的打算往前走，幸好，手機鈴聲適時的響起。

回過神的她隨即屈起右手臂，往後送了倚敬辰著實的一肘，冷冷的說：「看你說得頭頭是道，不用我教了。」又瞪了他一眼，她才走回座位，從包包裡拿出手機接聽，「喂……嗯，我知道，我要回去了……好，等我……」

有別於對倚敬辰的凶狠，管御夏接起電話後，表情明顯柔和許多，柔和得倚敬辰都嫉妒了。

她跟誰講電話？等她要幹麼？說話跟表情這麼溫柔，明顯差別待遇！

他不甘的想著，卻完全忘了自己對她而言只是陌生人，還是個討人厭的陌生人，根本談不上什麼待遇。

掛完電話，管御夏理都沒理他，側頭對跟倚擎天聊得開心的李雲妮說：「雲妮，我有事要先回去了，妳跟不跟我走？」

「喔，好啊！」李雲妮是愛看帥哥、愛跟帥哥聊天，但不至於花癡到見色忘友，連忙背起包包，對倚擎天跟倚敬辰揮揮手，「很高興認識你們，有機會再聊嘍！」說完便走過去勾住管御夏的手，兩人頭也不回的離開保齡球館。

倚擎天待兩人離去後，忍不住笑了出來，畢竟倚敬辰錯愕的臉太好笑了。

「她……連說再見都沒有？對我耶！我是倚敬辰耶！」倚敬辰很難形容自己現在的心情。

他還以為有一點進展了，至少剛剛氣氛不錯啊，怎麼……這大概是他順遂人生中最挫敗的一刻了吧。

「是、是、是，我知道你叫倚敬辰，你是被嚇到忘了自己的名字嗎？」倚擎天笑不可遏。

看了他一眼，倚敬辰不爽的收拾球具，「對，我還嚇到忘了家在哪裡，所以你自己坐車回去！」這次換他頭也不回的離開。

倚擎天見狀，不禁暗嘆一口氣，他招誰惹誰了？